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郡志卷一至六

詳校官監審御史_臣沈孫璉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吳郡志

地理類三

都會郡縣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成大字至能號石湖居士吳縣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叅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為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龔頤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于附籍不得者會成大沒乃

騰謗謂不出成大手遂寢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謂吳郡志以妄議不得刊也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為鋟板趙汝談為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為併謂龔頤等三人者嘗為成大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涇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自謂

仿褚少孫補史記例然當時不別著為續志
故與本書淆焉其書凡分三十九門徵引浩
博而敘述簡核為地志中之善本刊本久佚
此本猶紹定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
註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補註戰國策嘗有此
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規體矣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郡志原序

初石湖范公為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為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倬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

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涇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

所缺遺訂其脫謔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為續焉侯喜曰
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
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
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
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譁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
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
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
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

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為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

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朞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集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覲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趙汝談序

欽定四庫全書



序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一

宋 范成大 撰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大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為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即封其後為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

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
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

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

譙周云又
名諸樊過

伐楚為

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

側界反

立餘祭卒弟餘昧

莫葛反

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為闔廬
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檣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
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
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羣臣祖於浙江上句踐

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
甬西至樵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
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
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
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
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卒傳六世至王
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
故地威王曾孫考烈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

使其子為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即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為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漢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

一本作周嘉

上書

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郡領縣
十三以東為會稽郡會稽還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
為是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
吳郡為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
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
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又割吳
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徐者是也八年
屬揚州齊不改陳為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

山為名大業六年復為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為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貞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為吳郡乾元元年復為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

弟鉢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
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
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
三年楊行密將臺濛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
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
光二年升蘇州為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為
秀州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為平江軍太平興國
三年錢俶納土

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
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國

志吳越備史及
舊圖經等參修

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

為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
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為黃鍾

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
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
壘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
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
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
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壘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

斗九度

餘千四十二
秒十二大

中斗二十四度

一千七
百八半

終女四

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
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
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
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流殷淮海之間為吳分牽
牛去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
徼為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洎皆係于狗

國

戶口稅租

舊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二萬口
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
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
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為十萬戶此後
來增行也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
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
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本朝戶主二萬七

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為甚盛故其輸帛為疋者八萬苗為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續為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為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攷孫覲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兵火掃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為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

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士貢攷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簞草席鞵大小香杭柑橘藕鮑皮鮆腊鴨脰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偏巾蛇床子圖經及九域志圖叙唐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

絲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

鮑魚條鮓魚條魚春子馬二魚條疑即鮑皮鮓腊春

子疑即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絹綾絹

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阜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所

載不同如此本朝土貢攷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

塏柑橘鹹酸果子海味鱈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

戶部薰橘一萬五千顆

治平四年罷

生絲鞋

皇祐

花蓆二

十合

熙寧三年罷

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產

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
蛇床子各十斤蓆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
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吳郡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二

宋 范成大 撰

風俗

吳之土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
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
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
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鬪力之戲各料彊
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

俗皆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
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淳龐故風俗澄清而
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

隋志

華誼論云吳有發劍

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劍輕死又
六朝時多鬪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本朝文
教漸摩之久如五月鬪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尚
禮淳龐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
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
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廬起昌
門象閭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
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
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
藥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
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
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

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興運繁若春林葩屬
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
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

美難窮紀商榷為此歌

樂府
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

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

唐會
要

貞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
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素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

疑白緒即白紵也

古今樂錄

吳歆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曰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為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
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
為之者曰犁鏡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墜
鏡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轆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
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
起其墾者鏡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墾不
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
鏡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

之翳肉底之次曰獸鑿鑿背有二孔係于鑿鑿之兩旁
鑿之次曰策頷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相載自
策頷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膠者曰轅
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
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庫所以進
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
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
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

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櫪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平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

壁廣長皆尺微橢

救果切

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墜

鏡二尺策減墜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

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雄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

爬

去聲

渠疎之義也散塏去芟者焉爬而有礮

呼格

礮宅

馬有礮礮馬自肥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即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違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四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

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
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矢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為魚

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網罟之流曰

眾曰罟曰罟

側交反

圓而縱捨曰罩挾而昇降曰罟

減女

切縉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

承虛曰筍編而沈之曰箒

音卑

矛而卓之曰箒

音冊矛也

棘

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棖

以薄板置瓦器

器

上擊之
以驅魚

置而守之曰神

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年置一神守之則不

能去矣
神斃也

列竹於海澨曰滬

吳之滬
瀆是也

錯薪於水中曰籐

音

所載之舟曰舡音所貯之器曰筇音籐其他或術以

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以諷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罩曰罟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榔曰滬曰籐曰種魚曰藥魚曰舡音曰

筇音

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
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避
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

漉車螯

吳中賣
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為守者
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
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
坊曲元叅政絳所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所居名德

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
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
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水亭館以待
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褒德亭以德壽
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

石林

避暑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勰曰害我者諸儻子也吳人謂中
州人曰儻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牋云僕雖吳人

幾作傖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人無貴
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
歲首即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
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弔紛然議
姻親覘壻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彩燈巧麗它郡莫
及有萬眼羅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以糖圓春繭為
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亭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

卜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
遊虎丘靈巖為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
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
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
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又以
李核為囊帶之云療饑七夕有乞巧會令兒女輩悉
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粽花
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

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舂一歲糧藏之
土瓦龕中經歲不蛀壞謂之冬舂米十六日婦女祭
厠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
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
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
是夕爆竹及攤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
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
分歲食物有膠牙錫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

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
蓋彭蠡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
略也

吳語謂來為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
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釐音耶
吳謂罷必綴一休字曰罷休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
軍罷休蓋亦古有此語

慶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

告老而歸約為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
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
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
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
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
罷經由為作敘敘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
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

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
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
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
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
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閭丘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
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
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
冲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

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
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
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
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十人合

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芾序之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

氣惟時光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迺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寶孤映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于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冲襟爽澈淑質端靖積厚施行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

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淳耀
或中臺者彥或四方膺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
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修
里用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威顛碩德天錫難
老貌若遠鶴言為龜鑑於時羽觴屢酬雅章迭作敘
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眇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太和夫
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
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于祀可垂
後生仰止以襄陽米芾港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
傳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散何堪忝
於承命
謹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

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

參持志諭存
心長服膺學

諭 吳門顏岩世光節性應天滕嘉景初養正天台周公明

元德養正吳門孔煜明仲觀化學諭吳門盛文韶景聲率履吳

門詹次駢平叟持志吳門滕照德明養正會稽揚珍庭玉

允蹈三衢滕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遂困仲誠意吳門張經

德常節性過存心服膺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果行吳門錢振祖

季玉篤言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立愛過懷德三山趙綰夫景

揚宗學懷德學錄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時中吳門朱杲晦叔

務本興化陳壽翁仁父篤信過果行學諭三山陳夢圓宗震務本

嚴陵諸葛克念師聖

循理

三山陳桂巖肖

持志

三山林應

炎光遠

習是

吳門陳伯章煥文

誠意

吳門呂直之道夫

持志

三山陳龍炎剛伯

誠意

毗陵李熾子明

存心

吳門范爽邦

景哲

守約

三山鄭宏洪甫

率履

吳門干天麟仁仲

習是

合陽

侯燿季立

持志

通川高仁立仲立

立禮

吳門陳由之子是

誠意

吳門趙時瑀德玉

明懷

賢過德

通川高仁洽君澤

立禮

吳

門張應高仰之

貫通

天台范應時齋甫

習是

金華范士表

仲端

服膺

南劔陳洧有之

率履

臨安章昌朝文叔

經德

三山

陳鈺伯堅

正養

通川陸應霆伯聲

服膺序曰

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

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
燕于郡之春雨堂有執爵而祝者三始酌曰侯自製
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
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
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無負乎豐芑於是
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
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廡之舊
習歡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
見志其庶幾乎○又春雨堂卽事詩曰十年隨牒訪
三高不覺星星上鬢毛尚憶蠶鹽形夜夢聊因椒柏
薦春醪文明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曹
總足虞庠舊培植致君當不愧夔臯

吳郡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

宋 范成大 撰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

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

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為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
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
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
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
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
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
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
伍子胥所制東而婁匠二門西面閭胥二門南面盤

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啟劉夢得詩云
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今惟
啟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封門續經載封門
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
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
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烟幾百千年云是吳王
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塵縈具區之廣澤
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

叢羅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

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薰惟聞秋蟬冬蝶水魅晨定

山鬼夜驚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

杜牧吳城詩二月春

風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
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回千

秋萬古無消息國
作荒原人作灰

閭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閭門象天閭闔門吳越春秋

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

書作昌門盖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

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望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閭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

廢

張繼詩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烟韋應物獨鳥下高

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閭門白居易閭
門四壁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人家供課稅
五千子弟守封疆闔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
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舫雲埋虎寺山
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
苦誇張蘇舜欽年華冉冉催人去雲物蕭蕭又變秋
家在鳳皇山下住
江山何事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直又謂之膠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
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
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

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

陸廣微
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傍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

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

其上

皮日休詩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烟漠漠荇花平
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裏當時醒酒鯖陸龜蒙細

槩輕揮下白蘋故城花榭綠陰新豈
無今日逃名士試問南塘著履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

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注門有樓寶慶三年

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迕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巳廢不可攷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

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封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為名故屬吳郡
後屬吳興今但曰封門封門陸路嘗塞范文正公開
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
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封門吳地記
又云又有封門赤門栗門魴鯨門封赤已見上魴鯨
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中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為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乾亥山為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為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祗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惟

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為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為大郡國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

閭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即
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
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
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
謂貪狼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
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為害明陰陽風水者
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尚由閭盤二門委曲而入城
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

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
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
者比承平時寢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
區宅能存數百千年未之有也按地理法生旺二水
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
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
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
而已蛇門之水為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為重

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韻府圖之誤以蛇門為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已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

知塞絕生氣故終為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
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
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
故晉唐時吳下最為雄盛今所啟門者五餘皆閉塞
而甚不可塞者惟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為其
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清蹕暫駐錢塘吳
尤當開東南之門以申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啟
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

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為便誠能遠迹晉唐近效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為請度即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啟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為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

韓彥古起復為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
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
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為
後序告來者詞贄不錄

吳郡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

宋 范成大 撰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
立學得南園之隅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
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
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暎繪兩廡
像創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

密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勅采芹印高二亭十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

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

朱長文記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

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為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也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

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
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
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
樂之所陶冶咸入于善豈免而不忘敬敦葦而不忍
踐豈有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
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囚讎之獻猶
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
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澗而不用習大亂迄於秦棄
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蠱起而墟秦矣漢方
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
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迺
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
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
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
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
授囊括古典六學寔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

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
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
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
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神宗受命
遏亂興治乘輿常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勲臣宿將
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
戚堅素在睢水神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
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
正公作學於吳又翔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厯之盛
文正公參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
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
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
置州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中命近臣薦
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
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髻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
祿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

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醜乃割其吳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繇景祐訖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莠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侈褊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廡屢論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

事持使者節過鄉上家迺以學舍之隘白公公既即
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
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人不葺而齋室不訖風雨講
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
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
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汪
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工葺築填汙立
基如講之素益以關賦之材助以亡命之卒完舊鞠
新累工逾萬葺歲而告成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擴
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屋
摠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
生祠宇遭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庖廚澡室
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
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
於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
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

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躡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若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朞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閭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

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
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
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
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
然然髦士將圮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
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
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
孰居是堂勿尸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
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
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
永贊丕平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
廟於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或改我
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撫
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於荆榛瓦礫
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於齋廡已則置
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

明年實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庫陋乃爾其何以竭虔安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輒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村逾千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功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於堂室廊序門牖垣牆皆一新之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

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

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

張伯玉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
構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繼
之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理緝廚之後廡
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
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
餘錢就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
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
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桶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
牖梯衝梁稅巧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典而不庠酌
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
細帙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
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

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絃誦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閣
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

累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洪邁記若

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
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
殊泊乎無一嗜玩惟翰墨闡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顛
心不舍食息淵妙沈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
咸定霸高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義
獻諸庾固已望洋敏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臺與
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書凡幾
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盪輝赫端
正嚴重肅如神明常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
刻徧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昔人

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為旦莫之遇
況乎親見帝王以為之師思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
安奉當在類宮蘇為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
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室宇宏備夸
雄它邦閣獨未克立而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
寡瓜華飾火之敬弗答弗涓揆於祇瞻殊甚不稱寥
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意
然畫不堅定會其凡輒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為
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至平易中和敏絜莅
業用善教得民蘇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問塗
者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
了亭傳為先務樸遯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尚
安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纒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
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廓廓如仙農道院
於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三其
檐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

以願市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食錢
二十之一毫釐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
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
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彥操寫其製
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臣恭惟西清肅穆敞開之
處至尊壽皇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宙煥章建官列職
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
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息匱輔藩
首能擴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
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誌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
直斗牛今為畿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爛
其天光照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方
國是儲岌崑于雲翠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操洞
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寔
主張是時節來
朝敬于萬禩

補注 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

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圯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

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

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修學記潛同里

汪君泰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聞于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

田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

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

使者王公棧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眠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興僮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為

屋七百五十程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遊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未備迺別敝一齋曰小學蓋鳩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粵已丑秋七月既功於是吳學益奐然甲東南矣夫物囿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堂基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誥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

論辯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
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
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
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
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復田記按吳郡圖
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先生學
法傳天下未陞學官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
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災亡
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
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
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
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
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
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
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
據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

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畝又歸其間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迺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于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指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

焉因其教而邈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者卿記

貢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

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

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
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

梁肅崑山縣學

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
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
中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
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
而不備大厯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
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
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室
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
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
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
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
民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

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於設教嚮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大厯九年日月梁肅撰宋王禹偁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譎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

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漑乎
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
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
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
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
厯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
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
岡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恭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
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
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
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
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朞月而治以為
人者教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
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蓐蕪廢
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羣
吏弗違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

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
漆飾以巧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
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指冠章甫
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
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簋
簋潔牲牢具壘洗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
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
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
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
吳地保國也崑丘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
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
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熟聞異
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
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
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張九成崑山縣重修
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

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所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貢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締章績句高自標致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

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人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偃子游之祀

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十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

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
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
日之至躬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
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
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
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
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
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
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
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
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
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迥
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誦于子夏然要
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
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
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

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意豈淺
淺哉乃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
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
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
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
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
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
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于孔門設科之法
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
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
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奢
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
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陽公
云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朱熹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卷四

吳郡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五

宋 范成大 撰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省劄平江府知府申壽朋猥以妄庸
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
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
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壽朋多方招募不問子
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常聽收刺無毫髮
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
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
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自今弓弩事藝漸已
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
用之兵壽朋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
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
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
教閱此外如廂軍併令閱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
人新刺廂軍併令閱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

一般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
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
誤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
開具軍冊供中外伏乞證會小貼子壽朋證得
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
支犒以一歲計之為數約十萬餘緡並係本府
自行計置不敢上
瀆朝廷併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
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
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
督精加訓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
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
占破私役須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
逐一措置施行仍具中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開江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歷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

際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子瀟是時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
五百人與中興小厯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補注
足至一貫省本集
作足至一貫文者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省劉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
府事汪應辰劉子奏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
劉子御前水軍統制馮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
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
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
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繼易於

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丞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間今據所差委官中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遵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住八十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常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為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守海道其許浦去

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踴逐仍打畫圖本中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管官兵一萬二千分為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內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友奏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仗刺充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梢斫水手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招收支破吐渾請給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聖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中海船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

見可用一百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
嘉定十五年吳英中乞增招梢斫水手八百四十人
刺充勝捷吐渾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顧涇水
軍省劉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英申證對本司
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濶青任匪輕
所管隘口惟顧涇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末
流去海甚近北連沙窩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
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金人侵擾兩淮州郡累蒙
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
防護江而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涇黃魚塚
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
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
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涇戍兵二千人內抽差
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
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若委是寡少況海湖戰船盡泊
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窩作過本戍

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巨
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
相半同老小專一駐劄顧涇防護海道如或上流江
面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幾摘抽顧
涇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
卷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差統兵
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寺西按中興小
歷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
蓋牧馬屋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
年春正月令平江府改造瓦屋上諭宰執據間架支

錢付逐軍自蓋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補注

吳郡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六

宋 范成大 撰

官宇

吳都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燼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
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館之類皆中興
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攷故事併異時名額識
之以備攷古

譙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擢成之

二十年郡守徐兢篆平江府額然止能立正門之樓兩傍挾樓至今未復遺基巋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
蔣堂為記敘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名晉
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
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

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
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
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
以給公厨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

今廳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為正衙制度差雄

蔣堂重修

大廳記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
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
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
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
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使閣煩鞅沉迷其於
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年紀寢遠棟將橈焉予

昔兩縮蘇印班錄餘閒每浚池隍構臺榭以館過
賓以備宴衍以追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為適然
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為有過人者
圖新補廢伴唐末之遺構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
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
目是事憮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

日記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
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
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雲樓城

下甚廣袤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基正在郡圃之
西其前隙地今為教場俗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
之地郡治舊有齊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
西二亭北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
齋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

東樓唐有之今廢

獨孤及重陽陪李蘇州東樓宴詩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並

嘉帽月下庾公樓酒解留征客歌能
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皮日休登

初陽樓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
蕤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舴艋下基
曾覺睡鴛鴦投鈎列坐園華燭
格籬分明占靚粧莫怪重登頻
有恨二年曾侍舊吳王陸龜蒙
遠憇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
白晝筵日暖煙花曾撲地氣
和星象却歸天間將水石侵
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無限
恩波猶在目東風吹

起細漪
連作細
艇疑

東亭唐有之今更它名

白居易溫溫土爐火取取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

宿窻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
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
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鴈去
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
白草遠墻根

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白居易詩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

共閒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
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有修
行功用深又題西亭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
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
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與橋柳高扶
疎烟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藻何人造茲亭華敞綽
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榭曲房竄窳
深且虛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
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
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褻唐謂之西園今

以作教場

白居易丘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
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

共誰斟惠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
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惟將病眼淚

一灑秋
風襟

北軒在郡宅之後

梅摯北軒欹枕苦無勤瘁補臺網
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欹

枕清風不
敢傲義皇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

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

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

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

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

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

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

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蔣堂北池賦并

序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
風雨至逍遙池閣涼即其池也韋與白樂天皆有

池上之作盛詭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
詠者予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嘗嘗賦北

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
傳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涉一紀予復佩蘇印感

舊成賦聊以寄懷云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意
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曉漲浮光畫渟幹琅

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
閣延月清如構瓊乃飛蓋之所集靄芳塵之不凝

主人一去十謂十二年去此春草羅生賦詠幾廢消縈未
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將
喜并是時霽色疎淨羣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遂艷
游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陰而獨清科斗
成文書之象龜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
觸不驚菡萏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波孕
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垣疊蘚以衣青新蒲鋤
鋤挺水心之劍綠竹整整蠹羽林之兵別有岳檜
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霜瀉英若古君子與
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境之勝者可稱
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
岸野憤踞風亭觴賓友奏宇笙或獨繭靜釣或扁
舟醉乘惟蔗有漿用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
頽齡而況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
平粹於心靈始徜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皮日
休木蘭後池重臺蓮花歛紅媠力難任每槩頭

邊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心浮
萍嫩似金脂颺似烟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朝擬附
南風便寄與湘妃作翠鈿白蓮但恐醞酬難並潔
祇應簷蔔可齊香半垂金粉知何似靜婉臨溪照
額黃陸龜蒙和重臺蓮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
瑞此難過風情為與吳王近紅萼常教一倍多浮
萍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
重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白蓮素蘼多蒙別艷欺
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
墮時皮日休重題後池細雨關珊眠鷺覺鈿波悠
漾並鴛嬌適來會得荆王意祇為蓮莖重折膏陸
龜蒙曉煙清露暗相和浴鴈浮鷗意趣多却是陳
王詞賦錯枉將心事託微波蔣堂和梅摯北池才
詠池上有虛閣葦簷迅若翔百壺多盛集四坐仰
惟良薛印文綦綠蓮衣桂楫香何由陪嘯詠敷社
納微涼池上有奇檜青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殖時

亦欠清吟夕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過真賞
風什播瑤音池上有孤岳影搖波底天蓬壺欣髣
髴仙客得留連岸草襯丹轂灘蘆隈畫船羨君休
澣日寄傲一罇前池上有脩竹遙聞手自栽幾因
風韻響時感隼旗來粉籜經梅脫虬根遇石回嬋
娟綠陰下小宴為誰開池上有垂柳煙籠濯濯枝
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詞清入笛
吹金城久不到遙想歎羈離池上有叢菊繁英滿
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弁誰同抽香牋
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池上有時釣閒
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映魴魚尾
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蕘池上有時
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容詠
持蟹女娼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池上
有鷓鴣來從淮水壩舊葉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
峭翹霜月翎疎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免置
驚逆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園可使遂
生微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濟

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

楊備雙蓮仙影
面波光翠蓋搖

風紅粉香中有畫船鳴
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滋重建

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坻郡守蔣粲建飛白書其

額西有檜郡守洪遵訪故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

不存淳熙六年郡守司馬伋以亭名犯曾祖及祖諱暫以木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彊執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

是此花身遂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

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

平時堂內有治平二年郡守陳經所刻御書飛白

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閣上今不復存

范仲淹木蘭堂堂上

列歌鐘多懸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史天為蘇州刺史常教此舞楊備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

節旄列尚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前有花

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

及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

以識嘉祥

范成大雙瑞堂記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為政之再閱月也長洲之彭

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歧已堅粟可刈歧間復出新苗玉枝青蔥且秀且實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岡麥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開枯莖之梯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禳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直瞬息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繩郡縣弗度官吏紮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

烈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牧此邦吳
人愴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
容爲余言邇吾以衣繡持斧爲職知飭法鋤姦而
已今爲郡守號稱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悖
鰥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
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願用況於桁楊敲扑乎余矍
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神者
其知之矣閱時亡幾而叶氣薰翔被于珍物豈非
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
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曩之
蘄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
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醻
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
今茲樂歲善收甌窶汙邪無不滿望二瑞寶兆其
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
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

春秋之遺意馬使君名說友字起
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璨立自書扁榜
淳熙五年郡守單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
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更今名
自書扁榜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
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

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

名思賢

仲并撰三賢堂記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

治最上聞帝用褻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惟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次復焉又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蓋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為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

韋公法當處一馬迺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貞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容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為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厯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鏡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厯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秉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

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
民幸矣迺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
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
懷慕之不哀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
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
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於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
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
簡中扁港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
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
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
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脩王公林合前八人
者號十賢各為之贊敘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
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故併
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
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
范成大撰思賢堂記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第

白劉三太守更兵燼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
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蓋以唐王常侍本
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
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鄱望洞庭略具區觀三
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遼垠而石隄截然
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鰲背負而涌
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固已語其人
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
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醜通堙蕪滌涂夏旱
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蓄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
為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
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
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
隧謂治蘇寂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
效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台還遂參永昭陵大政
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稱之曰文正公而不以

姓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
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俎三賢
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
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惠也洪公忠
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
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劾去甫及里門制書
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
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
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塲髯想見其平生公
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
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懂懂往
來眎桑陰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
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
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月成大世占民數西郭樂其
州多賢守令之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
焉竊願訖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

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
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

樓之兩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

故作此堂藏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

後圃舊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范成大瞻儀堂記
吳自置守以來仍

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
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下願見
東道主城門之軌深馬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寔繁
井邑如雲烟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言府者以

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
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
儼容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
按聽諸曹白事率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
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
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若己至大官者不以
盼去之數十年長老猶以為記至藏弄繪像畏
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
序之閒屋為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
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
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
志與者舊風土之書既備戴山川土壘郭郭所在
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略著于篇謂
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今吾州
不獨能志其人而肖像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
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

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
之嫩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紀然
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金人謀渝盟
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啟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
道並入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
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敵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
控海浦所從入烽候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
為動春容頤指不敏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
留行姦人幸駭搖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
晏閉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
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
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嬰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
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足矣顧方
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之云者
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
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厯階而登有感於作者

之意疇肯以行能蓋前開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蜃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
左從事郎范成大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密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唐白居易齊雲樓晚望偶題十

韻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寮倒宦情盡蕭條芳
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平鋪
井邑寬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插霧峰頭沒穿
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
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
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欄干和公權
登齊雲樓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
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
意偶來閒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樂今逢
四海清九日宴集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
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
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
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穠
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
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
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

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
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盪醜齒，齒齒舞鬢擺
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
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
次里閭碁布城。再方人烟樹色無隙罅，罅十里一片
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
今持澤國節，刺史是占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
門有檠戟背有章。盛時儻來合慙愧，壯歲忽去還
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
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夭，七
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
場。章憲登齊雲樓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
方。曲檻高窻雲細薄，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
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
殘日半規黃。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

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喚重建二十年

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

義喚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

最

白居易西樓雪宴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
麵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縞素萬寶瓊

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
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城上夜宴留春不

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
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

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劉禹錫
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

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
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玩月半夜碧雲收中天
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
凝歌黛愁斜輝猶可翫移宴上西樓楊柳觀風樓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
管沸卷簾晴黛遠山低范仲淹觀風樓高壓郡西
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語笑萬家聲碧寺烟
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章造
西樓懷感高花古柳傍城闌遊目江城次第新百
感中來倚惆悵滿城煙雨滿城春耿元鼎西樓一
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月
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闌干夕照
多四百年來逢妙手
要看風物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暎為屋

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臨池紹熙三年遷太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

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蓋取韋應物逍遙池閣涼之句此閣舊觀復堂也逍遙額郡守蔣璨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凝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

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仁宗皇帝賜陳經御書飛
白端敏寶文閣佛字石刻及獎諭陳經敕賜丁謂
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紹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
書額

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渚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

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二十一年郡守徐

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醱醪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
且書其榜

頌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暎建知信州吳
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
建

介菴慶歷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
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

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介菴銘并序郡署西北有堂曰

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適其塞而菴之惜乎予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敏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齊私欲蠹公不崩而制世紛萬殊浩乎亡際何以靖之曰忠無邪一言以蔽慶厯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惇建介菴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菴亦廢廳西有琵琶

泉小丘嵌巖曰西施洞皆傳為往跡泉清冽可釀
酒淳熙十一年通判魏仲恭葺洞門作捧心亭今
更名舞雪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有小樓
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並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鈴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鈴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鈴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

初錢氏國除田重稅尚仍舊畝稅三

斗太宗命王贄為轉運使來均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

市樓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閭門裏開禧三年勅以府職曹官兼

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之

補注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專儲年
計並存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並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為一故名曰

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景德寺東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閭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勅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密建雄盛甲於
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

初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

東總橋巷

繡錦坊

大市橋巷

旌義坊

蔡頭巷

玉淵坊

南星橋

袞繡坊

烏鵲橋北

吳會坊

府治東

通闌坊

金母橋西

儒教坊

飲馬橋南

孝友坊

南園東巷

儒學坊

烏鵲橋南

狀元坊

醋庫巷黃魁所居

晉寧坊

濠股口

和令坊

楊郡王府前

繡衣坊

南倉橋北

孔聖坊

南倉橋南

積善坊

府治西

阜通坊

夏侯橋西

樂橋東北

干將坊

東市門

建善坊

干將巷

真慶坊

天慶觀巷

遷善坊

草橋

布德坊

顧家橋

勇冠坊

仁王寺前

富仁坊

魚行橋東

聞德坊

周太尉橋東

崇義坊

禪興寺
橋南

乘鯉坊

張馬步
橋南

間丘坊

張馬步
橋北

大雲坊

天慶
觀西

碧鳳坊

天慶
觀前

慶源坊

大郎
橋東

天宮坊

迎春
巷

迎春坊

百口
橋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

樂橋南
紙廊
巷林魁所居

吳歛坊

西恩
橋巷

平權坊

跨街
樓南

館娃坊

果子
行

和豐坊

米行

麗澤坊

吉利
橋北

通波坊

吉利橋南

孫君坊

孫老橋

賓興坊

貢院南

好禮坊

富郎中巷

義和坊

杉瀆橋東

靈芝坊

侍其巷

畫錦坊

南營西

載耜坊

開元寺東

坤維坊

瑞光寺東

同仁坊

金獅巷

南宮坊

南園巷

樂橋西北

西市場

鐵瓶巷

太平坊

太平橋

嘉魚坊

魚行橋西

流化坊

吳縣東

武狀元坊

雍熙寺東周魁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

范家園

盍簪坊

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

禪興寺橋西

甘節坊

承天寺東

樂圃坊

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

北寺西

清嘉坊

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

十九巷勝巷

至德坊

泰伯廟前

吳趨坊

華橋西

補注 右六十五坊 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並新作

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槩先在國
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與弟旦嘉祐二年同第進
士次舉弟邵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
○袞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
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
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浦亦立
狀元坊○豸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貫之所居

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處所居處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嶠為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為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

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
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
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
晉卿守郡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
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
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
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
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

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

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

因芝草生謝兵部黃菌誕丘園

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色隣
三徑幽光被一廛時髦均秉筆為我列詳編○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
招隱溪道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

○畫錦坊

以光祿大夫程師孟所居得名○德慶坊直龍

圖閣盧秉奉其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吳郡志卷六